

卷十三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
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
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
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
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

聖訓

初梁宮殿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

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

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

太祖

書名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撰者 宋 江少虞 撰
卷 卷十三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貴重 34
編號 C5924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1

27

0 1 2 3 4 5 6 7 8 9 5

皇朝類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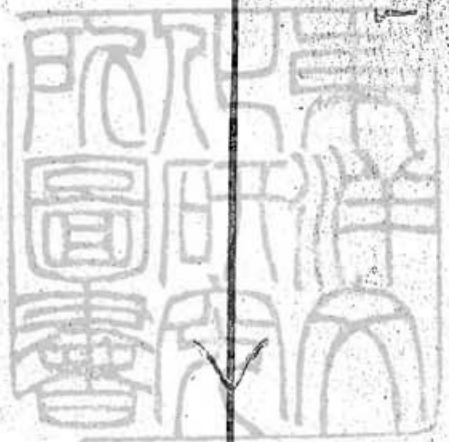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觀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新雕皇朝類苑卷第十三

德量智識

向文簡

真宗皇帝時向文簡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日早候對亦未知宜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方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



皇朝類苑卷第十三

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元親戚賓客飲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向文簡拜僕射年月未曾考於國史熙寧中因見中書記天禧元年八月敏中加右僕射樞密院題名記天禧元年二月王欽若加僕射見筆談

呂文中

呂文仲歎人爲中丞有陰德咸平中鞠曹南滑民趙諫獄諫豪於財結士大夫根蒂特固忽御寶封軒裳姓名七十餘輩自中降出皆昔委諫營產買妾者悉令窮治文仲從容奏曰更請察其爲人密籍姓名候舉選對別之日斥之未晚真宗從之

李及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爲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旣而德明謂及寮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又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辨邪僚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旣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桑湜

熙寧中王韶開熙州諸將以功遷官皇城使知原州
桑湜獨辭不受曰羌虜畏國威靈不戰而降臣何功
而遷官執政曰衆人皆受獨君不受何也對曰衆人
皆受必有功也湜自知無功故不受竟辭之時人重
其知耻

呂端

晉公言九士大夫而恐居大位者先觀其器度寬厚
則無不中矣昔趙普在中書呂端爲參政趙嘗覘其
爲事而多之曰吾嘗觀呂公奏事得聖上嘉賞未嘗
喜遇聖上抑挫未嘗懼亦不形言真台輔之器也見

晉公談錄

盧億

盧億字子元范陽人簡儉純素有古人風在洛陽聞

其子多遜參知政事家有賜金服玩漸侈億愀然不
樂謂親友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吾未知稅駕之所
矣范蜀公蒙求

潘承裕

潘承裕建安人有才識名重於州里王延政建國欲
以爲相承裕力諫其潜號不受僞署延政將殺之慮
失人心囚於私第江南平建州甚禮重之以爲禮部
侍郎判福建道凡一道之征租獄刑選舉人物皆取
決焉告老以尚書致仕歸洪州西山子慎修亦爲要
官臺城危蹙入都爲置宴使館懷信驛時後主弟從
鎰先入貢亦留驛中每王師克捷外庭入賀邸使督
金帛之獻慎修獨建議以國將亡而旅賀非禮但奉
方物以待罪爲名斯可也 太祖大喜謂使者有禮

立遣易供帳物加賜牢醴深嘆重之

馮起

馮起父炳有清節任知雜卒起官儼舍圃田時侍御史趙承嗣掌市征炳歷任憲府承嗣以官聯素重之屢往見起知其貧庶爲出已俸百千市之起固辭不受未幾承嗣以姦賊敗弄市由是名聞於是蘇易簡在翰林夜召語及此事太宗因此知起名後擢知制誥已上見楊文公談苑

呂許公

明肅太后臨朝一日問宰相曰福州陳絳賊汚狼藉卿等聞否王沂公對曰亦頗聞之太后曰旣聞而不劾何也沂公曰外方之事須本路監司發適不然臺

諫有言中書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萬一傳聞不實即所損又大也太后曰速選有風力更事任一人爲福建路轉運使二相稟旨而退至中書沂公曰陳絳猶吏也非王耿不足以擒之立命進熟呂許公俛首曰王耿亦可惜也沂公不諭時耿爲侍御史遂以爲轉運使耿拜命之次日有福建路衙校拜于馬首云押進奉荔枝到京耿偶問其道路山川風候而其校應對詳明動合意旨耿遂密訪絳所爲校輒泣曰福州之人以爲終世不見天日也豈料端分賜問然某尤爲絳所苦者也遂條陳數十事皆不法之極耿大喜遂留校於行臺俾之幹事旣置詔獄事皆不實而校遂首常納禁器于耿事聞太后大怒下耿吏獄俱謫耿淮南副使皆如許公之料也

澠水燕談

范文正公仲淹為參知政事建言先立學校勸農桑責吏課以年任子等事頗與執政不合會有言邊鄙未寧者文正乞自往經撫於是以參知政事為河東陝西安撫使時呂許公夷簡得謝居園田文正往候之許公問曰何事遽出也范荅以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矣許公曰參政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文正未諭其旨果使事未還而以資正殿學士知邠州

見東軒筆錄

薛化光

太祖征河東絳州薛化光上言九伐木先去枝業後取根抵今河東外有契丹之助內有人戶供輸切恐歲月間未能下矣宜於太原北石嶺山及河北兩界

東山靜陽林樂平鎮黃譯關百井社各建城寨扼契丹援兵起其部內人戶於西京襄鄧唐汝給閑田使自耕種絕其供饋如此不數年可平定矣其後卒用其策而下河東化光簡肅之父後贈中書令

薛長孺

薛長孺為漢州通判戍卒閉營門放火殺人謀殺知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孺挺身叩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與謀者各在一邊於是不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於諸縣村野捕獲是時非長孺則一城之人盡遭塗炭矣鈐轄司不敢以聞遂不及賞長孺簡肅公之姪質厚人也臨事敢決如此

孔宗翰

並東齋記事

元祐中上元駕幸凝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以先聖
為戲刑部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時嘗有為此戲者
詔弁去之今聖君宴鑄羣臣豈宜尚容有此詔付伶
官于理或曰此細事何足言者孔曰非爾所知天子
春秋鼎盛方且尊德樂道而賤工乃爾褻慢縱而不
治豈不累聖德乎聞者慚而歎伏灑水燕談

呂蒙正

呂蒙正相公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
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邪蒙正佯為不聞
而過之其同列怒之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
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
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毋知也不問之何損時
皆服其量

曹侍中

曹侍中彬為人仁愛多恕平數國未嘗妄斬人嘗知
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
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
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
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

趙槩

王原叔曰趙槩與歐陽脩同在館及同修起居注槩
性重厚寡言修意輕之及脩同知制誥是時韓范在
中書以槩為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澹然不以屑
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脩甥嫁為脩從子晟
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脩脩時為龍圖閣直學士
河北都轉運使疾韓范者皆欲文致脩罪云與甥亂

上怒獄急羣臣无敢言者槩乃上書言脩以文學爲近臣不可以閨房駿昧之事輕加汙讎臣與脩蹤跡素疎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爲之懼槩亦澹然如平日久之脩終坐降爲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譬槩令求出廼出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槩復表讓以歐陽脩先進不可超越爲學士奏雖不報時論羨之

李文靖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沈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不才不足用耶抑鄙言不足聽耶文靖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

乎文靖笑曰它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玄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見東軒筆錄

王德用

叔禮爲余言昔通判定州佐王德用是時契丹主有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家闐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誼呼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當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誼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貳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誼耳專副對曰

然其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
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弄之乎汝何敢
乃爾謹譚四卒相頷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
某等死罪德用又叱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
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僚佐皆服其能處事

張齊賢

張齊賢爲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
逆旅有羣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
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諸大夫求一
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顧吾輩
麤疎恐爲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
兒所能爲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
間焉乃取大盃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

狔宥以指分爲數段而啗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愕
眙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可能不拘小節如此
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爲盜耳願
早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王文正

一

王文正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
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
惟啖飲而已家人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
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
子弟慙於公曰庖肉爲饕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
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
爲饕人所瘦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

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
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一門以出入
公至側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
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
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
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
去見其背方省

二

王太尉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於 上前而
太尉專稱其長 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後
專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
必多準對 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
準也 上由是益賢太尉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這

山棚大宴又復服用僭侈為人所奏 上怒甚謂太

尉曰寇準每事欲劾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能無
如駭何 上意遽解曰然此止是駭耳遂不問及太
尉疾亟 上問以後事唯對以宜早召寇準為相云

三

韓魏公言王文正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
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
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
其後弟忽感悟復為善終亦不言

四

契丹飛奏於歲給外別假金帛 上以示王文公公
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何其小
哉 上曰何以荅之公曰止當以微物輕之也乃於

歲給三十萬外各借二萬仍論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示有司契丹所借金帛二萬事屬小可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爲例

五

寇公準在樞府 上欲罷之萊公已知廼使人告公曰遭逢最久今出欲一使相望同年主之公大驚曰將相之任極人臣之貴苟朝廷有所授亦當辭豈得以此私有干於人仍亟往白之萊公不樂後

上議寇準令出與一甚官公曰寇準未三十歲已登樞府 太宗甚器之準有才望與之使相令當方面其風采足以爲朝廷之光上然之翌日降制萊公捧使相告謝於 上前感激流涕曰苟非 陛下主張臣安得有此命 上曰王某知卿具道公之言萊公

出謂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可測公薨之時萊公不在都下後入朝廷白於 上前求奠哀慟久之公在相府抑私遠嫌類如此

六

王冀公欽若陳公堯叟馬公知節同在樞府一日上前因事相忿 上召公公至則見冀公誼譁不已馬流涕曰願與王欽若同下御史府公廼叱冀公曰王欽若對上豈得如此下去 上大怒乃命下獄公從容曰欽若等恃 陛下顧厚上煩 陛下臣寇宰府當行朝典然觀 陛下天顏不怡願且還內來曰取旨 上許之公退召冀公等切責之 上怒未解冀公等皇懼手䟽待罪者相繼以聞翌日上召公曰王欽若等事如何處分曰臣曉夕思之欽若等當黜

然未知使伏何罪 上曰朕前忿爭無禮公曰
陛下奄有天下而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恐夷狄
聞之無以威遠 上曰卿意如何公曰願至中書召
欽若等宣示 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
之未晚 上曰非卿之言朕固難忍後月冀公等皆
罷

七

寇萊公準在長安因生日為會有所過當轉運使以
聞 上以狀示公曰寇準為大臣豈得如此僭越公
覽奏而笑曰寇準許大年幾尚駿耳因奏曰
陛下撫服臣庶不欲令大臣聞被奢侈之名此奏願
錄付準必自知過萊公被命連削待罪而止

八

上出喜雨詩示二府聚看於上前公袖歸因諭同列
曰 上詩有一字誤宜進入改却王冀公欽若曰此
亦無害欽若沮而陰有奏陳翌日 上怒謂公曰昨
日朕詩有誤寫字卿等皆見何不奏來公拜拜謝曰
昨日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諸公皆再
拜獨樞密馬公知節不拜且言曰公欲奏白而欽若
沮之又曰王其略不自辨真宰相器也
上頷笑而撫諭之

九

張徐公耆任馬軍都帥被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而
欲為變有密以聞 上召二府議之曰若罪張耆今
後帥臣何以御衆捕之則都邑之下或至驚擾尤為
不可 上曰朕亦此思之公曰累奉德音欲任張耆

在樞密府臣以未苦歷事今若擢用使解兵柄謀者自安矣乃進者為樞密副使諸帥迺遷謀者果定上語輔臣曰王其善鎮大事真宰相也

十

有卜者上封事語干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藉其家有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遊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公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筭命選日草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記往年亦曾令此人推步生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曰臣不欲因以卜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乞行欲因而擠之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焚去矣

十一

王沂公會李觀察維薛尚書映一日謁公公託病薛有不平之色公壻韓億時在門下見之一日以此啓白公公曰韓郎未之思耳王薛皆李之壻相率而來恐有所干於朝廷事果不可沮之無害若可行荅以何辭執政之大忌也韓乃謝曰非億所知後果李文靖有所請並見名臣遺事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十三